



戰火燃燒下的青春歲月 (二)

國王蘇拉瑪烈的義子,許多在東有名華商都同他有未往,牽涉甚廣,舅父也被牽連在內,所有他名下的財產都被充公,被內政部長古倫抓進監獄。當時母親和年少的我曾去探監,這是舅父的第一次破產。

60年代中期,越戰隨著美軍的介入擴散到東,老.美軍轟炸河內,海防並進行海上封鎖。越南解陣的鬥爭從藥品,食鹽,大米到軍事物資,武器都相當緊缺,舅父開始從東越邊境走私上述物質供應南方解陣,當中,越,東協商運輸軍事物質成功之機,舅父顯露其才華和交際能力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黃松透露說當時邱及先生同莊世平先生認為舅父具備擔當此重任的條件和能力並極力推薦舅父給中方有關部門,有關部門認為既然郭先生不怕死,就讓他來試試。從此一條在海上由中國運輸軍事物質到東西哈努克港,再由西港通過胡志明小道轉運至南方解陣的運輸通道開通了。

要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必須打通柬埔寨有關部門的關節特別是軍隊方面;舅父通過時任國防部長朗諾少尉副官“SIM”認識了將軍,“Sim”是負責將軍日常生活的。並找到具體操作單位金邊軍區。當時任司令員的是一位拐腳將軍-Oum Sivuth,一員有特異功能的猛將;這位將軍可將玻璃杯咬碎吞入肚子而無事,他槍法特准,有時叫手下士兵將物件頂在頭上他從百米處開槍射中該物件,這樣做常嚇得士兵尿裤子。這位將軍江湖義氣重,當1967年舅父被王子驅逐出境時,有軍警要進到舅父位於俄羅斯大道別墅操家,他坐在門口守護並警告說,誰敢動這個家他就開槍打誰,嚇得軍警無法執行任務。

借東過境運軍事物質是有條件的,中方援越物質的三分之一歸東方,當時舅父手下人員都可佩有國防情報局人員證明,有人上前盤查,一示出證件就暢通無阻;可以毫無誇張的說至今沒有一位柬華人能像舅父那樣同東軍方高,中層那樣的密切關係,這在於他善於交際,出手大方,他將別墅樓下底層設一為軍方俱樂部,甚得軍官們歡心。

由於同朗諾將軍關係日益密切,舅父想何時去見將軍即使是深夜都能如願。朗諾當上總統後也是如此。在成為總統後朗諾對自己前途命運抱有疑惑,曾托舅父找人算命,測算的結果政權只能維持數年,當朗諾聽到結果後便說:有幾年也算可以了。能在高棉史冊上留名對他也算是人生的高峯。自政變後,舅父往返金邊次數也少了,只開了一個“湄江夜總會”,也沒擴展業務,因時局複雜,每次返金邊總叫儀,緯兩表哥接機,在汽車上作了許多防範有人暗殺的措施

有人透露在朗諾政變前夕,舅父獲得消息後曾通知中國駐柬使館讓他們有思想準備。政變剛發生,中方曾試圖通過舅父勸說朗諾保持中立,承認一個中國和繼續支持解陣,但都被拒絕,中國就同柬斷交了。

2. 我在運輸工作中的經歷

1965年我在民生中學讀了半年的中法專修班後就想出耒工作,那時只有15歲,知道舅父在從事運輸工作就要求母親帶我面見他謀求一職,記得當日見面之時,時值別墅午支,一群在他手下工作的高級職員都圍在飯桌上,這當中有大家熟悉的華人柬文專家陳世敏先生。舅父當大家的面對我說:“你雖然是高中生,但在座的多數是大學生,你應當向他們學習”。我因年紀尚輕,毫無人生和工作經驗,就從“小公司”的打雜做起,給耒往的客人倒茶水開門送文件。沒多久被派到民生中學旁邊他開的“南方書局”當售貨員,那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生意作為掩護他背後的事業。後我到過貢不鹽田當記錄員,記錄每天送上卡車一袋袋麻包鹽的重量,它是直接送到邊境給解陣的;過了一個月我又轉到桔井,上丁兩省。在桔井是清點由“合生”輪船從金邊運耒的大米,卸下後轉運到解陣後方基地,當時一起工作的有端華學校吳任老師(川龍人女婿)和同鄉的黃宏章,都是我上司待我如親子。而後又到上丁省同儀表哥和解陣人員一起接送滿載汽油的卡車到邊境解放區,我有時還偷偷拿“Jeep”吉普車學開,表哥還為此責備我危險的舉動。

